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五十六回 詣芳鄰姑嫂巧遇 游瀚海主僕重逢

話說末空道：「原來小姐不知此中詳細，待小尼講這根由：我本祁氏，丈夫名叫喬琴，無志功名，向在駱府課讀公子，駱老爺因與王府聯姻，同我丈夫說知，將我荐與九王爺課讀大郡主。未及一載，大郡主去世。我要回來，娘娘再三挽留，只得仍舊住下。彼時九王爺因娘娘又懷孕，曾與駱老爺指腹為婚，倘生郡主，情願與駱公子再續前姻。不意方才定婚，駱老爺帶了公子，即同徐老爺舉兵遇難；我丈夫跟在軍前，存亡未卜。到了次歲，娘娘才生二郡主。老身因這郡主是駱公子之妻，加意照管，用心課讀，以冀將來丈夫同公子回來，仍好團聚。那知九王爺因皇上貶在房州，久不復位，心中不忿，同河北都督姚禹起了一枝雄兵前去接駕，不意時乖運舛，登時也就遇害。我同太監瞿權帶著二郡主並小王爺李素，暗地奔逃。不料逃至中途，被大兵衝散，太監同小王爺不知去向，老身吃盡辛苦，才能保得郡主逃至此庵。虧得庵主相待甚好，問明來歷，就留我們在此帶髮修行。庵主去世，我就權當住持，在此業已七載。至今仍舊帶髮，即是明證。郡主今年一□五歲，每日惟以詩書佛經消遣，從不出戶，因此人都不知。」洛紅葉付道：「指腹為婚，向日母親也曾言過，至喬琴夫婦兩處課讀，原有其事；今聽老尼之言，絲毫不錯，可見我嫂嫂果真在此庵內。」因說道：「師傅既是祁氏師母，我又何敢再為隱瞞。剛才實因不識師母，故爾支吾，尚求見諒！我嫂嫂現在何處？即求引去一見。」末空道：「待老身領他出來。」於是進內把宋良箴領出。眾人看時，只見生得龍眉鳳目，舉止不凡。大家連忙見禮讓坐。末空把這情節向宋良箴說了。洛紅葉見了嫂子，因想起哥哥，不覺垂淚道：「原來嫂嫂卻在此處！若非今日進香，何由得知。不意府上也因接駕合家離散，真可謂『六親同運』，能不令人傷感！」宋良箴聽了，淚落如雨，欲言不言，只得含羞帶淚答道：「聞得太公、婆婆都逃海外，近來身上可安？姊姊何由至此？」紅葉不覺哽咽道：「祖父同母親都已去世。妹子虧得唐伯伯之力，方能復返故鄉。……」

正要告訴逃到海外各話，史氏接著道：「此間說話不便；郡主既是至親，自應請到家內再為細談。」宋良箴道：「姪女出家多年，乃方外之人，豈可擅離此庵。尚求伯母原諒。」閩臣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好在彼此相離甚近，此時過去談談，就是晚上回來，也不費事。」宋良箴仍要推辭，眾姊妹不由分說，一齊簪擁出了庵門，別了末空，來到唐府，同林氏、緇氏諸人見過。姑嫂彼此訴說歷年苦況，嗟歎不已。到晚，林氏再三挽留，並勸他同去赴試，慢慢打聽駱公子下落。宋良箴那裡肯應。無如眾姊妹早把行李命人搬來，良箴身不由己，只得勉強住下。閩臣也替他在縣裡遞了履歷。從此眾姊妹都聚一處。但遇除日，若花就同紅紅諸人煎湯洗浴；就是良氏、緇氏也都跟著煎洗。閩臣因想起泣紅亭之事，即托末空在魁星祠內塑了一尊女像，以了海外心願。

這日縣考，緇氏也隨他們姊妹□一個同去赴試。喜得太后詔內有命女親隨一二人伴其出入之話，因此，凡有女眷伴考，都不稽查。點名時，暗用丫鬢頂替，緇氏混在其內，胡亂考了一回。到了發案，閩臣取了第一；若花、紅紅、亭亭也都高標；惟緇氏取在末名，心中好不懊惱；顏紫綃文字不佳，幸虧眾姊妹替他潤色，才能取中。各人都豎了匾額。

到了郡考，眾人以為緇氏必不肯去，誰知他還是興致勃勃道：「以天朝之大，豈無看文巨眼？此番再去，安知不遇知音？」又進去考了一場。及至放榜，竟中第一名郡元；若花第二，閩臣第三，紅紅第四，亭亭第五；其餘亦皆前列；顏紫綃虧眾人相幫，也得高中。大家忙亂去拜老師，緇氏只得裝作染病。各家都豎起『文學淑女』匾額，好不榮耀。緇氏這才心滿意足，因向閩臣眾人道：「此次郡考，我本不願再去，惟恐又取倒數第一，豈不把老臉丟盡？奈連得夢兆，說我不去應考，日後才女榜上缺了一人；必須我去，方能湊足一百之數；所以勉強進去，那知倒僥倖取了第一。將來我還不知可能去應部試，其實要這第一何用！」閩臣道：「伯母若非限於年歲，倘去殿試，怕不奪個頭名才女回來！明年把這第一留給亭亭姊姊，也是一樣。」林氏道：「聞得郡考取中不足二□人，今我家倒有□二人之多，可見本郡文風都聚我家了。若論喜酒，須分□二天方能吃完。明日又吃喜酒，又是壽酒，更覺熱鬧。今日先從老元吃起了。」良氏道：「『老元』二字怎講？」史氏道：「緇氏嫂嫂本是老才女，今又中了郡元，豈非『老元』麼。」

大家說說笑笑，暢飲喜酒，次日乃唐敏五□大慶，家中雇優演戲。本府、本縣以及節度都與唐敏有賓東之誼，齊來拜壽；隨後各家小姐印巧文、寶耕煙、祝題花也來叩祝；還有本地鄉宦女兒蘇亞蘭、鍾繡田、花再芳，因素日拜從唐敏受業，兼之郡考得中，都來拜謝，並來祝壽；顏紫綃也隨眾人同來。閩臣一一讓至客座看戲，眾姊妹都來相陪，彼此問了名姓，真是你憐我愛，□分投機。緇氏恐被眾人看破，另在一席坐了。用過早麵，閩臣將眾人引至自己書房，只見詩書滿架，筆硯精良，個個稱贊不已。

印巧文道：「前者捧讀諸位姊姊佳作，真令人口齒生香。家父閱卷時，因想起詔內有『靈秀不鍾於男子』之句，可見太后此言，並非無因。就只郡元這本卷子，令人可疑，若論儻清雅，以閩臣姊姊第一；論富麗堂皇，以若花姊姊第一，至郡元文字，雖不及二位姊姊英發。但結實老練，通場無出其右，似非出之幼女之手。彼時家父再三斟酌，言此人若非苦志用功，斷無如此筆力，此等讀書人，若不另眼相看，何以鼓勵人才。所以把他取在第一。其實不及二位姊姊時派。」

祝題花道：「郡元前在縣考，家父也喜他文字；因筆力過老，恐非幼女，兼恐倩代，因此取在末名。可惜此人方才得中，就染重病，至今未得一見，究竟不知年歲幾何。諸位姊姊可曾會過？」眾人都回不知。婉如道：「這位郡元，只怕亭亭姊姊向來同他熟識？」亭亭忙說道：「妹妹休得取笑。你們都是此地人還不認識，何況我是異鄉人哩。」秦小春道：「原來姊姊同他也是素昧平生，這就是了。」

印巧文道：「家父前日評論紅紅、亭亭二位姊姊文字，都可首列，無如郡元之後，恰恰碰見閩臣、若花二位姊姊卷子，因此稍覺奉屈。」紅紅道：「妹子僻處海隅，素少見聞，今得前列，已屬非分，何敢當此『奉屈』二字。」亭亭道：「妹子固才疏學淺，然亦不肯多讓；今老師以閩臣、若花姊姊前列，我又不能不甘拜下風了。」祝題花道：「昨印伯伯與家父評論諸位姊姊文字，言天下人才固多，若以明年部試首卷而論，除閩臣、若花二位姊姊之外，再無第三人。如品論訛錯，以後再不敢自居看文老眼。可見二位姊姊學問，非獨本郡眾人所不能及，即天下閩才，亦當『退避三舍』哩。」寶耕煙道：「昨聞家父言，現在看文巨眼，應推印伯伯當代第一。諸位姊姊既被獎許，將來名振京師，已可概見；今日得能幸遇，誠非偶然。」若花道：「妹子海外庸愚，正愧知識短淺，適蒙過獎，更增汗顏。至閩臣阿妹，才名素著，自應高擢。妹子何如，昨雖濫邀前列，不過偶爾僥倖，豈可做得定准。」廉錦楓道：「部試首卷，老師既如此評論，來年殿元，自然也不出閩臣、若花二位姊姊之外了。」印巧文道：「殿試甲乙，家父卻未評論。」蘭音道：「據妹子看來：老師所以不言者，大約因恩詔條例言殿試毋許『臆錄』，又不『彌封』，恐太后別有偏愛，因此不敢預定高下。」祝題花點頭道：「姊姊所論不差。」

花再芳道：「殿試若不彌封，那殿元我倒有點想頭。」鍾繡田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花再芳道：「聞得當年我們還未出世時，太后曾命百花齊放，大宴群臣，吟詩做賦，甚為歡喜。明年閱卷，看見我『花再芳』三字，倒像又要百花齊放光景，一時心喜，把我點作殿元，也不可不知哩。」秦小春冷笑道：「這是姊姊過謙。若論文字，姊姊就可點得殿元，何在尊名。」花再芳道：「外面鑼鼓聲喧，這樣好戲，我們卻在此清談，豈不辜負主人美意？如諸位姊姊不去，妹子要失陪了。」閩臣忙道：「姊姊既喜看戲，妹子奉陪同去。」洛紅葉道：「此處客多，姊姊是主人，只好在此陪客；妹子替你代勞陪再芳姊姊去。」再芳道：「姊姊是客，怎好勞駕。」宋良箴道：「他雖是客，他是唐府人，也算半主，這有何妨！」紅葉聽了，把良箴瞅了一眼，滿面緋紅，同再芳去了。寶耕煙道：「紅葉姊姊莫非就是世嫂麼？」閩臣道：「正是。」

蘇亞蘭道：「巧文、題花二位世姊同耕煙姊阻學問鴻博。妹子常聽老師言及；今得幸遇，真是名下無虛。現在各處紛紛應考，為何還在此耽擱？」寶耕煙道：「昨同印、祝兩位姊姊商議，今日過了老師壽誕，早晚就要回籍。他們二位都是家學淵源，此去定

然連捷，妹子學問淺薄，才女之名，自知無分，大約明春京師之行，只好奉讓諸位姊姊了。」閩臣道：「姊姊說那裡話來！若姊姊不到京師，只怕那個殿元還無人哩！」

顏紫綃道：「咱妹子有句話說：今日難得大家幸遇，氣味又都相投，咱們何不結個異性姊妹？日後到京，彼此也有照應。諸位姊姊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田鳳翽道：「再芳姊姊一心想中殿元，看他光景，未必把我們看在眼裡；況他現在看戲，可以不去驚動。莫若把紅葉姊姊悄悄找來，我們□七人一同結拜罷。」婉如道：「姊姊所言極是。」隨命丫鬟把洛紅葉請來，告知此意，紅葉甚喜。當時鋪了紅氈，眾姊妹一齊團拜。少時，林氏進來，邀去看戲。到晚宴畢各散。寶耕煙、印巧文、祝題花各回本籍赴考；顏紫綃也拜從唐敏看文，眾姊妹都在唐府用功。

殘冬過去，到了正月，閩臣同眾人要去赴試，先在府縣起了文書。惟恐緇氏要去，也把文書起了，後來虧得良氏、史氏再三勸阻，緇氏這才應允不去。唐敏恐蒼頭乳母沿途難以照管，同林氏商議，送了老尼末空並多九公許多銀兩，托他們同去照應。多九公正要照應甥女田鳳翽、秦小春赴試，聽見此話。正中下懷；末空也因徒弟宋良箴上京，甚不放心，今見林氏送銀托他，如何不喜，即換了舊日衣服過來等候起身。當時選擇吉期，因這年閏二月，就選了二月中旬日子。是日，林氏安排酒宴送行。閩臣拜別母親、叔、嬸，命小峰好好在家侍奉，即同顏紫綃、林婉如、洛紅葉、廉錦楓、田鳳翽、秦小春、宋良箴、黎紅紅、盧亭亭、枝蘭音、陰若花共□二人，各帶僕婦，齊往西京進發。眾姊妹本擬去年臘月就要動身，因洛紅葉久已寫信通知薛蘅香，意欲等他海外回來；又因婉如說徐麗蓉、司徒嫵兒當日曾有要來嶺南之話；惟恐他們赴試，以便攜伴同行。那知等之許久，杳無音信，眾人只得起身。

原來徐承志自從別了唐敖，帶了徐麗蓉、司徒嫵兒，改為余姓，竟奔淮南。一路甚感唐敖救出淑士之德；司徒嫵兒也感贖身救拔之恩。余麗蓉道：「哥哥嫂嫂此番幸遇唐伯伯，我們方能骨肉團圓。此去淮南，不知機緣若何。那文伯伯，哥哥向日可曾見過？其家還有何人？文伯母是何姓氏？」余承志道：「文伯伯我雖見過一面，那時年紀尚小；至文伯母是何姓氏，我更不知。只好且到淮南再去打聽。」

這日行至中途，船上幾個舵工忽都患病。兄妹正在驚慌，恰喜迎面遇見一隻熟船，當時請了一位舵工過來。那只船上還有一位老翁，要搭船同到淮南；余承志因船主人再再相托，情不可卻，只得應承。及至過船細談，原來卻是麗蓉乳母之夫，名叫宣信。當年被大兵衝散，逃到淮南節度文老爺府內，在彼□餘年；文老爺早知徐公子逃在海外，因久無音信，待命奶公到海外尋訪。這奶公因見承志面目宛如敬業主人，所以借搭船之名，過來探聽。那知不但主僕相遇，並且夫婦重逢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